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簞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簞轂

三諸侯嫁女於大夫書嫁不書歸

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為之主而書於經者行禮為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為主耳其女適他族以先公遺體許人必告于廟故書之耳其嫁於諸侯者皆書其歸此不書歸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歸于齊高氏則下嫁于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

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屋故傳曰書過也言書過者書之以示公過也

六

何休難昏禮無反馬鄭玄答之

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

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經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玄荅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

九

有小乞大大乞小或彼此同謀

杜言小乞大大乞小者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國也成十三年郤錡來乞師十六年欒黶來乞師十七年荀罃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為已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

十

慢盟主以取執辱故黑壤之盟諱不書

直云萬舞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注云納舞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輕故當亦廢之

盟吳越而還正義曰譜云吳姬姓周大王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號句吳

也

十五左氏以雨不克葬為禮曲禮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鄭玄云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

或如公羊之言或是史家異辭

十七 洩冶死而書名不為春秋所貴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洩冶之名是不為春秋所貴曰陳靈公宣淫悖德亂倫志同禽獸非盡言所救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

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欵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是言洩冶之行不得同於比干之意也

十八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

十九書崔氏齊誤以族告非譏世卿

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既薨高國二家恐其藉前世之

寵又有寵於新君故畏其偪已因君薨而逐之崔杼未有罪也齊人疑其事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族出奔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釋例云若乃稱司城以貴効節於府人書歸父之還以善復命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無罪蓋隨事以示褒貶也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

二十七　楚討陳屬國從行

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耳

二十八　鄭自厲役以來南北兩屬故明年楚圍鄭

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為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自厲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

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玄孫不知何所據也

六

楚以令尹為長而大宰卑

周禮六卿大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為宰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犁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七

右轅左追蓐謂在道非對陳時

昧之明也

九 中權後勁

中權後勁注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十 內姓外姓

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舊內選賢於親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

十一 等威文燕貴賤

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尊於貴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十二 仲虺祖薛為奚仲之後

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為奚仲之後

十三 引仲虺證薄弱引詩證者昧

以人從律今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為衆今變為兌兌為柔弱是衆散為弱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坎為法為澤坎為法象今為衆則弱為川則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注云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

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為水坤為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為師服虔云坎為水坤為衆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十六坎變為兌是衆散為弱

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為衆也易說

卦兌為少女故為柔弱象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為兌是衆散為弱也

十七有律以如已言法從人

有律以如已也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故訓為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法從人也釋言云坎肆銓也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卦坎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為法象也今坎變為兌

為衆則散而為弱為川則壅而為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象也

十八輿尸謂敗死亦利訓尸為主釋言訓尸為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冦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言其尸之或

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

十九 杜以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

楚世家云熊嗣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

二十 蕞路柴車藍縷敝衣

荆竹織門謂之蕞門則蕞路亦是荆竹編車故謂蕞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藍縷謂

敝衣服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

二十一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為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為兩而出一

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十五乘為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為小偏故此為大偏也桓五年二十五乘為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可不可與此相對為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言亦用旧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没者多故禮文不具

二十三 左右廣代主晝內官序當夜

右廣鷄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二十四 鄭從楚未從楚本末

莊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

耳

二十五　挑晉師故言致師

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二十六　車左射菆矢之善者

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之中央故云左車左樂

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
好矢而留之知箴是矢之善者
二十七 射麋麗龜謂著其背
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
其高處故杜以龜為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是相
傳為此說也
二十八 廣車軥車
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軥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甲兵從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服虔云
軥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二十九

三代行軍有鉤車寅車元戎

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
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為備也
詩毛傳云夏后氏曰軥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鄭玄又釋其意鉤車

十三年傳注宋討至以免正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侯皆合責也

四十二 先穀滅族晉刑大過穀亦自招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十四年至十八年

一　復室其子謂以女妻之

杜以為衛人以其父有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為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

也耳目各舉一事

三窒皇寢門闕冢門雉門皆有闕名

下云劒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窒皇為寢門之闕謂至門逐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高大為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

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
產於是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貌之物采文
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
其不免於罪也

五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
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幣是聘所獻物有玉帛
皮幣也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鼎簋

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迎之類也嘉淑皆訓為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為令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之類故以加貨為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

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實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實之所有必為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殽有陪鼎僖二十九年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實之

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總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辟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八夷狄稱豪稱種今潞稱民

九稱殺者兩下相殺之詞
釋例曰大臣相殺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仮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為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

十初稅畝謂十取二後並以為常

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餘畝

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
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
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謂十外稅一也鄭玄
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
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

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文王所以造周二後見成二多也字

十三 服氏謂華元子反私盟計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此非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十四 釋妖災及妖孽禍痾眚祥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

之栩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興其廟不毀與左氏異

十七晉中軍將上卿太傅又尊

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太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太傅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斂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斂冕亦當然也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斂故禹言斂冕此亦云斂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弧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斂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也

周禮典命云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
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太傅陽子太
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十八享當體薦而殽烝士會怪問之

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為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
穀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殽乃升於俎
故謂之殽烝若公侯來朝王為設享則當有體薦薦其
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

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穀烝此傳畧而為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十九 郤克徽會于齊師跛而登穀傳克眇十七年傳注跛而登階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秃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二十 庶有豸乎豸訓解

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注豸解也正義曰方言文

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

其戕唯此一事自弒其君是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為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

二十四

歸父聘晉還而公薨

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